

Peace," said: "Suppose we were to use fast breeding atomic reactors, two of them, one in Israel and one in Egypt, to create a 1,500 square mile area for agw-industrial industry—to turn the desert into a flowering garden of food production. A power and water grid could be developed, fed from two reactors in presently inimical states, to make this possible. Refugees who have lost their land could be given three or four times more land, productive land, opened to settlers from

either side. Israelis and Arabs could live and work together, all this made possible by each of their states, equally contributing power and desalinized water, twice the flow of the Jordan Riv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1970, P. 41. Heshburgh 校長主張用原子能綠化西奈半島的沙漠，發展農業和工業，使西奈半島變成可居地，阿拉伯難民就可遷徙到那裏定居，從而解決了中東的政治紛爭。他這種解決難民的辦法，真是異想天開，發人深省，特摘錄如上，以供參考。

# 埃及政潮與中東局勢

石樂三

正當美國務卿羅吉斯訪問中東賦歸，聯合國特使賈林重返紐約準備再度恢復中東和談之際，埃及突然發生流產政變，陰謀推翻沙達特政權，這是在去年九月納瑟去世後權力鬥爭過程中發展的最高潮，也是埃及一九五二年七月革命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政潮，值得世人的注視。

## 一 埃及政潮之經緯

羅吉斯國務卿曾於五月一日開始飛往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黎巴嫩，埃及，以色列五國作九天訪問，當他五月四日到達開羅二十四小時之前，埃及總統沙達特 (Anwar Sadat) 突然解除副總統沙布瑞 (Ali Sabry) 的職務，引起種種的揣測。

五月十三日，又有黨政軍重要高級人員多人被整肅，其中包括埃及唯一的政黨——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聯盟 (Arab Socialist Union)——委員兼祕書長諾爾 (Abdel Mohsen Aboul Nour)，委員兼國民大會議長舒基爾 (Labib Shukeir)，委員達武德 (Eddin Dawood) 等三人，另有部長七

人——內政部長高瑪 (Sharawi Goma)，國防部長佛紀中將 (Gen. Mohammed Fawzi)，主管總統事務國務部長夏拉夫 (Sami Sharaf)，電力部長沙伊德 (Hilmiel Sayid)，住宅部長扎伊德 (Saad Zayed)，新聞部長法葉克 (Mohammed Fayek) 及交通部長巴德爾 (Kamal Henry Badr) 等。

沙達特總統五月十四日即發佈一項組成新內閣命令，除繼續由資深外交家福紀 (Mahmoud Fawzi) 擔任總理外，前任內閣中的三位副總理仍留任原職，他們是：

——兼任工業、石油、鑛藏部長薛德基 (Aziz Sidky) …

——兼任農業及土地改革部長馬瑞 (Sayed Marri) …

——兼任外交部長黎德 (Mohmaud Riad)

另外一位新任副總理兼新聞部長海特姆 (Abdel Kader Hatem)。

內政部長職務，由亞力山大省長沙勒姆 (Mamdouh Salem) 接任，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司令一缺，則由參謀長沙德克少將遞補，並晉級為中將。

同時沙達特重行任命夏非 (Husseini el-Shafei) 為副總統，負責處理

有關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三國聯邦籌備事務。

沙達特總統在大規模整肅他的政敵之下，又接受了警方所提出的要求，兼任埃及全國警察首長職務。接着下令解散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並另行組成臨時九人祕書處，由副總理薛德基主持，並負責審判該黨中央委員會改選事宜。薛德基是徵倖逃過這次政府整肅的少數部長之一。

在此次埃及政治遽變中，據傳有二百多名政府官員被捕，其中有親俄派首腦沙布瑞、內政部長高瑪、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司令佛紀、國會議長舒基爾及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聯盟祕書長等。（註一）他們的命運正等待行將組成的公審法庭來決定。

## 二 國際之反應

西方外交人士認為，沙達特總統下令解除黨政重要人物的職務，乃是對意志上的一個明顯考驗，證明反對沙達特政策的人，已經失敗了。沙達特的成功，將使其在對內及對外政策方面具有更大的彈性，並將加強其對和平解決中東危機的談判能力。（註二）

華府官員對埃及政潮抱審慎態度，因為它正在尋求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並促使以色列與埃及達成一項臨時協定。但國務卿羅吉斯表示，確信埃及政府的最新人事大變動，不會減緩目前其在中東所作的和平努力。（註三）克里姆林宮對沙達特大規模整肅親俄派的份子，極感不安，但仍然故作鎮靜，保持緘默。蘇聯駐黎巴嫩外交人員對沙布瑞被解職的評估是：（註四）

沙布瑞的解職純粹是埃及內部的事情。要說沙布瑞是「莫斯科在埃及的人，那是「虛構的」。

沙布瑞與沙達特之間的衝突不是新的消息。他們的衝突的根源是基于理論上的紛歧。「沙達特堅信伊斯蘭式的社會主義（Islamic Socialism），而沙布瑞則相信科學的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

沙布瑞是個極具野心的人，而「有時不堪忍受的」堅持他個人的意見視作主義。沙布瑞做事操之過急，也往往用在外交的方法上面。正因為這種「急躁的性格」，他或者已經貶低了沙達特的成就，並暗中破壞了總統在其他

埃及領袖面前的權威。

在解決中東問題上，沙布瑞的態度可能更爲好戰。他反對在示弱地位上與美國接近，而要看到埃及軍力的強大，於是開羅才可站在有力的地位來講話。沙布瑞也可能反對美國務卿羅吉斯的訪問開羅。

埃及同敘利亞、利比亞組成聯邦的衝突是沙布瑞與沙達特爭執的高潮。這項衝突不僅是在於聯邦的本質問題，同時沙布瑞願意埃及等待蘇丹準備參加這個聯邦，因為他認爲蘇丹能够對利比亞起平衡作用。沙布瑞認爲利比亞強人卡薩非（Moammar al Kazafi）是極端反共的人物。

以色列認爲開羅重要人物的被革職，等於是反對派份子對沙達特發動一次「政變」。國防部長戴陽指出此次事件，純係沙達特排除異己，對中東的紛爭並無任何的關聯。

蘇丹、利比亞、敘利亞三國元首表關切，於政潮發生後即行聯袂飛抵開羅，並向沙達特總統提出「全力支持」的保證。

## 三 埃及政潮之因素

埃及的政局異常複雜，而導致這次政潮的原因甚多。大致可分爲內在與外在的兩個因素：

（一）內在因素：自從去年埃及總統納瑟逝世之後，一般觀察家即曾預料埃及內部必將發生權力鬥爭。當時傳說：在醫生宣佈納瑟死亡的消息不到一小時，繼承埃及總統的幕後奪權行動，就在開羅近郊納瑟別墅裏展開了。

當時蘇俄總理柯錫金趕往開羅參加納瑟的葬禮，他在葬禮完畢退居幕後，曾與埃及領導層們舉行數次秘密會議，顯然要想操縱埃及的未來政權。

當然，在柯錫金的視線裏，納瑟繼承人的最理想的人物應該是空軍元帥沙布瑞（當時任埃及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聯盟執行委員會八名委員之一），其次才應該輪到沙達特（當時任埃及副總統）。

可是，依照埃及憲法，總統因故出缺時，應由副總統擔任臨時總統，沙達特即利用此種優勢，於去年十月十五日正式當選爲埃及總統。

沙達特就任總統職位之後，首先任命七十歲老外交家福紀爲內閣總理，其次決定唯一執政黨——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聯盟祕書長人選問題。當時一般

預測祕書長職務可能由沙布瑞接任，因為他曾經擔任這項職務，並且有蘇俄的大力支持；但結果却出乎意料之外，沙達特竟任命該黨執行委員諾爾（現已被整肅）接替。至于該聯盟主席一職，則由沙達特自己兼任。沙布瑞又大失所望。

稍後，沙達特任命夏非及沙布瑞為副總統。沙達特、夏非、沙布瑞同為一九五二年七月革命之僅有三位同志，就資格而論，三人處於相等地位，然對蘇俄關係而言，沙布瑞當屬第一，而今不但屈居副座，且名列夏非之後，更使其沮喪懷恨，隨時準備奪取大權。此其政潮原因之一。

在埃及內部權力鬥爭中，其主要的派系有二：一是親俄派；一是親美派。前者是以被解職之副總統沙布瑞為首，對內主張走社會主義之左傾路線；對外則堅持絕對親俄、反美的政策，同時也極力反對最近組成之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三國聯邦。後者是以前新聞部長及金字塔報總編輯海克爾（Mahammed Hassainei Heykal）為領導中心，並由總統沙達特、總理福紀及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黎德等策動支持，對內主張採取溫和和主義，放寬民主尺度，釋放政治犯，鼓勵私人企業，實行低物價政策，以鞏固經濟建設之基礎；對外主張與阿拉伯世界相結合，並力求與美國接近，藉以箝制蘇俄勢力之不斷擴張，亦可使以色列對解決中東問題有所讓步。

今年三月間海克爾曾撰文提出一項溫和建議，主張勿抹殺以色列的實力，亦勿以美國為敵人，而應以「中立」美國之政治方法，來達成收復失地的目的。當時西方外交家認為埃及和美國的邦交可望恢復，海克爾可能出使美國。但結果大受沙布瑞派之攻擊，並辱罵海克爾為「反革命份子，帝國主義之同路人與失敗主義者」。這無異對於沙達特總統的侮辱。此其政潮原因之二。

埃及、利、敘三國聯邦的組成，曾經引起埃及內部的爭論。這項聯邦的協定是四月十七日在利比亞班加西（Benghazi）簽訂的，簽字的代表包括三國的元首們。當時隨同沙達特總統前往班加西的有夏非及沙布瑞兩位副總統，當時他們對於此項協定並無異議，可是，等到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聯盟九人最高執行委員會投票表決時，因有五票反對而遭受否決。投反對票的五人是：副總統沙布瑞，內政部長高瑪，執政黨祕書長諾爾，國會議長舒基爾及執行委員達武德等，而高瑪、諾爾、舒基爾、達武德也就是後來集體辭職的高

級官員中的四人。最後，該協定雖被通過，但其中條文已經有所修改，而最重要的一條是，三國總統委員的決定，原為「多數票決定」，已改為「一致通過」。這使原協定的本質有了變化。可見沙布瑞與沙達特之間在三國聯邦組織中已發生歧見。此其政潮原因之三。

自三月七日中東停火屆滿之後，沙達特即正式聲明不再繼續延長停火，並提出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計劃，使以色列軍隊分兩個階段撤出西奈半島。沙達特為達成此目的，曾積極對美國展開外交活動，使其在調停中更主動地對以色列施以較大的壓力。

以沙布瑞為首的埃及死硬派親俄份子，起初對沙達特上台後不遵循集體領導的承諾，既深表不滿，如今沙達特竟擅專謀致中東和平，更感到憤慨。於是在沙布瑞策動下，新聞部長法耶克乃控制新聞媒介，發動輿論界對沙達特政策作猛烈抨擊。首先他們以金字塔報總編輯海克爾為對象，指責其極力主張埃及應採取親美政策，使美國在以、阿衝突中保守中立戰略，然而他們真正攻擊的目標，却是在沙達特本人。

這些攻擊，大都是基於反對派人士之左傾思想的邏輯，而反映出親俄的首腦沙布瑞，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者聯盟中其他高級領導人物的觀點。

國防部長佛紀參與這次政變陰謀，因為他根本對於美國在不損害埃及榮譽條件下，促使以色列從佔領區撤退，表示懷疑態度。而佛紀堅決主張唯有埃及揮軍渡過蘇彝士運河，才是結束以、埃長期衝突的最佳途徑。此其政潮原因之四。

（一）外在因素：中東六日戰爭，迄今足足四年，一直未獲和平解決，這是中東三次戰爭中拖延最久的一次。

埃及面臨強敵以色列之挑戰，深知無法以武力收復失地，唯有遵循政治途徑解決中東問題。沙達特政權在美俄兩大勢力下，不得不權衡輕重，採取雙軌政策：一面爭取蘇俄之新式武器援助，以抵禦以色列之侵入；一面逢迎美國接受羅吉斯之中東和平談判建議，以達成和平解決之目的。於是埃及不斷展開全球性之外交策略，特別對美國表示好感，而美國高級官員亦不時與埃及取得密切聯繫：如美國主管近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席斯科（Joseph Sisco）於去年九月間之訪問開羅，今年五月初羅吉斯國務卿之首次訪埃，從事斡旋中東和平。凡此種種，足使蘇俄對沙達特發生疑懼，故可能唆使沙布瑞於

羅吉斯抵達開羅之前發動政變，奪取沙達特政權。否則，沙布瑞不得蘇俄允諾，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蘇俄主席包戈尼偕龐大代表團於五月二十五日抵達開羅，與埃及總統沙達特舉行緊要會議。包戈尼在五個月內已兩度訪問埃及，而這次的訪問意義更爲重大。

埃及半官方金字塔報指出，莫斯科必須尊重埃及的主權與政治獨立，而唯有帝國主義爲維護自己的利益，才實行其干預主權國的內政邏輯。（註五）這顯示蘇俄對埃及已經有過領土的野心；更暗示埃及政潮與蘇俄不無密切的關聯。

## 四 當前中東局勢

當前中東局勢的焦點集中在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問題，但仍有若干基本的歧見存在。

當羅吉斯國務卿這次訪問開羅時，埃及外交部長黎德曾向他扼要說明一項分爲兩個階段的中東和平計劃：

第一階段：以色列開始須將其軍隊撤退西奈半島約計三分之二地區——自西奈半島北部艾里希（El Arish）起至南端拉斯穆哈默德（Ras Mohammed）止。

第一階段可將西奈半島尖端之夏姆錫克（Sharm el Sheikh）據點暫時保留在以色列手中。

以色列會堅持保留此據點以控制阿卡巴灣船隻之航行。

這項以色列的局部撤退，將容許蘇彝士運河重新開放，並可讓埃及部隊開進運河東岸的陣地。

第二階段：當埃及新計劃第一階段完成後，將繼之以第二階段，其內容爲：（註六）

以色列軍隊完全自其佔領埃及領土撤退到一九六七年戰爭前的邊界。

然後埃及宣佈終止對以色列的交戰狀態。

其次則由以色列與約旦、敘利亞兩國達成和解。

當這些條件達成時，埃及將準備與以色列簽訂一項正式和平協定。

以色列領袖們和羅吉斯國務卿會談時，也堅持五點立場：（註七）

——除非獲得真正和平的保證，以色列決不輕言自停火線後退。

——隨時準備「討論有關蘇彝士運河的單獨協議，甚至考慮以色列部隊撤離運河區，但必須預先獲得永久停火及終止敵對狀態的保證。

——「絕對保證」埃及或蘇俄部隊不得越過運河或接管以色列部隊撤離後所遺留下的領土。

——有效與協議的監督，包括以色列撤軍在內的任何安排。

——以色列在作部份撤軍的安排之後，將在聯合國和平特使賈林的主持下，繼續與埃及作「自由而有意義的和平談判」，但拒絕接受任何一方的「指令」。

儘管埃及、以雙方對開放運河問題堅持已見，但羅吉斯返美後發表談話，表示「審慎」的樂觀。他所持的理由有二：

第一、無論埃及或以色列，它們都準備對以色列局部撤退西奈半島及重行開放運河條件問題進行討論。

第二、運河區經過九個月停火之後，美國官員感覺到埃及、以雙方都存在和平解決中東危機的願望。

然而羅吉斯並不否認未來仍有若干困難與障礙需要努力克服；助理國務卿席斯科亦表示不可過份的樂觀。他這次隨同羅吉斯訪問中東，於到達最後一站以色列之後，又折回開羅將羅吉斯與以色列領袖們會談情形當面轉告沙達特總統。

## 五 中東局勢之展望

埃及政局，經過十天來的變亂，已有兩百多人被捕，現仍在全面整肅階段之中，未來局勢如何發展，未敢遽加預料。但沙達特總統決心以鐵腕粉碎沙布瑞的政治陰謀，且在埃及三軍效忠及全國人民擁戴之下，已經渡過目前危機，控制了全國的局勢，故不致影響中東的和平談判。

但今後最嚴重問題，厥爲和平解決中東問題之機會不多，從現在起，只剩下三個月時間。因爲新組成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三國聯邦定於今年九月正式宣布成立，自成立之日起，將對以色列不再採取政治解決方式；換言之，即將中止對羅吉斯的和平建議，這無疑地將走上戰爭之一途。

埃及總統沙達特鑒於事態之空前嚴重，所以在這次政亂平定之後，即行採取緊急的外交措施：一面由外交部長黎德致函美國國務卿羅吉斯，促請立即對以色列施予壓力，使其接受中東的和平解決；一面重申埃及對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之原來主張，即以色列必須分為兩個階段自西奈半島撤退。

美國對埃及此項要求已有反應，國務院聲明現正在「注意研究中」。

但以以色列却已拒絕了埃及的主張。外交部長伊班表示：以色列政府對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之立場不變。國防部長戴陽對於最近將來在中東達成和平的可能性，表示悲觀。同時以色列內閣亦決定堅持其本身所提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的條件，並準備於必要時抵抗美國的壓力。（註八）

另一個隱憂的問題是，埃及雙方存有一種疑懼心理：埃及畏懼以色列的「擴張主義」，而以色列則懼怕埃及利用蘇俄勢力的侵入。雙方有了這樣的戒心，所以在解決中東問題上各持己見，互不相讓。雙方對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問題：埃及主張派軍越過運河接管以色列防務，並希望達成一項臨時協定（Interim agreement），作為以色列完全撤退之部份條件；以色列則堅持不許埃及及蘇俄軍隊過河，但准許埃及警察及技術人員留住運河東岸，以維持此一地區之秩序及便於河道工程之進行，並主張達成一項獨有的協定（Separate agreement）。像這樣的協定，埃及深恐以色列藉口不從其他佔領區撤退，因而堅決加以反對；同樣地，以色列亦恐怕簽訂一項臨時性的協定，將導致全部自佔領區撤退的後果。

上述兩個問題，都是解決中東紛爭當前之亟務。華府深知此二問題之嚴重性，所以纔有羅吉斯國務卿中東之行，並於返美之後，席不暇暖即赴紐約與聯合國秘書長及和平特使賈林會晤，這證明美國有急於尋求解決中東問題之誠意與決心。

今日一般觀察家對中東前途看法不同，有的抱着樂觀態度，也有十分悲觀的。筆者基於埃及、以雙方在達成蘇彝士運河的利益觀點上，提出幾個實際例子，以資比較研判：

在埃及方面可獲的利益是：

——一項蘇彝士運河協定是朝向和平解決的心理衝破，使埃及及人民一心注重內政改革，因為他們渴望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藉以改善其生活水準及穩定社會之秩序。

——如果在埃及的條件下獲得成功，蘇彝士運河計劃意味着以色列自運河區撤退，即是從一九六七年戰爭所佔領阿拉伯土地上進行總撤退之第一步驟。埃及人認為以色列人會發覺這種撤退過程是難以中途停止的。

——一項視作重新開放運河之補償物的以色列撤退開始，可導致其他政治問題的順利進行。

——數十萬背井離鄉的難民，可望返回運河區重建他們因戰爭遭受破壞的城市。這些難民撤退到埃及內陸之後，所有職業及居住問題均由政府負責安排，這項財政上的巨額支出，殊非埃及財力所能長久負荷的。

在以色列所獲的利益是：

——由於重行開放運河而使國際船隻之通航，可抑制埃及使用大礮轟擊以色列陣地，亦可阻止埃及突擊隊越河偷襲的騷擾。於是軍事形勢將愈趨穩定，戰爭重起之危險亦愈減少。

——一項蘇彝士運河協定，將有助於尚待撤退之以色列軍隊的穩固。

——自從蘇彝士運河被關閉之後，不獨埃及受到直接損害，即西歐各國特別是英國蒙受損失最大，如能早日重行開放，則以色列對西歐各國關係，必能隨之增強，亦不致再受西歐國家之壓制。

——再就政治而言，其意義更較重大，如能初步獲致蘇彝士運河協定，次一步再解決以、阿紛爭，最後可望簽訂一項正式和平協定，亦未嘗非以色列二十多年所夢寐以求的。

基於以上之互惠原則，以、埃雙方對於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均願繼續進行談判，只要美國肯繼續努力，排除萬難，則中東和平前途，仍大有可為。

註一、美聯社開羅五月十八日電。

註二、合衆國際社開羅五月十五日電。

註三、中央社華盛頓五月十六日合衆國際電。

註四、The Arab World Weekly, Beirut, May 8, 1971.

註五、開羅五月廿五日美聯電。

註六、合衆國際社開羅五月五日電。

註七、中央社耶路撒冷五月四日美聯電。

註八、中央社耶路撒冷五月廿三日路透電。

一九七一年五月廿六日脫稿